# 東北日報

第九十九期

定價 每期四角 每月十元

經售處 東北書店及代銷處


**通告** 通字第一號

東北解放以來，吾東滿諸鐵路未能正規通車，致各地貨物滯留，商旅裹足，影響交通與國民生計非淺，本局奉令於本月二十四日首先恢復梅河口：吉林間，客運業務，隔日一次（上午八時由梅河口開往吉林，次日上午八時由吉林開返梅河口）票價每人每公里五角，詳細行車時刻與票價請詢各車站站長，特此通知。

東滿鐵路管理局 局長 郭洪濤 副局長 孫魯光

**更正**

一、本報九十五期第四版「延安歸來」一文中，最後一欄之第二十一行「對出席九十六人之絕大多數通過。」掉了二字，應爲：「對出席一百九十六之絕大多數」。

二、九十四期第四版「延安歸來」第九欄第七行「民族與民主間」係「民族與民族間」之誤。又，第十一欄第九行至十一行，應爲：「我們是坐着汽車過河的，問他們才知道在發水時，一

## 減租減息爲一切工作的基礎

——解放日報社論

春耕時期到了，各解放區正要開展今年的大生產運動。在這樣的時候，再次闡明減租減息運動的重要性，是很必要的。

從各地所得到的材料看來，不論新解放區的減租減息運動，或舊解放區的查減運動，已有了初步的開端。但除一部份成績特別好的地區外，都還不够普遍深入。妨礙減租減息運動迅速開展的原因甚多，但最基本的一個，是由於領導方面對於這一運動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認識。因此就不能以最大的力量放手發動廣大群衆，堅決貫徹減租減息政策。

減租減息是我黨的一個最基本的政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首先就要使廣大農民從幾千年的封建壓迫之下翻身，並推動他們起來進行新的民主建設。而現在使農民翻身的最基本的政策就是減租減息，和減租減息以後的發展生產。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裏說：「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礎。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果不依靠三萬萬六千萬的農民群衆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兩條路綫：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藉以組織雄厚的戰鬪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綫，後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綫。」如何堅決參加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如何使中國民主運動取得廣大農民的援助和參加，今天最根本的辦法之一，就是要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如果不實行減租減息，就不可能從經濟上推倒封建勢力的根深蒂固的基礎，就不可能使農民體會到解放區的民主政府和國民黨一黨專制的政府的根本差別，就不能使解放區的民主政府得到廣大人民的更熱烈的擁護，就不能提高群衆的積極性來參加解放區的生產運動及一切民主建設工作。因此，減租減息乃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反之，在減租減息沒有實行或做得很少的地方，就不可能使我們的工作獲得廣大的群衆基礎，就會使我們一事無成或一件事也做不好。

在八年抗戰當中，解放區的軍民能够在毫無外援的情形下而抵抗了半數以上的敵寇和幾乎全部的僞軍，克服了種種災荒，渡過了最艱難的歲月，終於配合盟國打敗了敵人。解放區的這種偉大力量的一個根本的來源，就是由於實行了減租減息，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而獲得了廣大群衆的援助。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並且開始進入了和平民主發展的新時期。爲要爭取和平民主的徹底實現，解放區的任務不但沒有比抗戰中間減輕，而且更沉重了。發動廣大農民群衆運動之需要更增加了。首先我們要開展生產運動，恢復被戰爭所破壞的經濟。要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民主建設工作，使解放區在各方面都成爲新中國的先進模範。這一切工作，如果沒有廣大農民的熱烈參加，是不可能做好的。其次，和平民主道路上，還有嚴重的困難和阻礙需要克服。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和敵僞殘餘勢力依然還有强大的力量，依然在企圖破壞全國及解放區人民的和平民主事業。這就必須依靠廣大人民，首先是農民群衆的力量來粉碎他們的破壞企圖。這一切，都要求我們發動解放區的廣大群衆運動，而這個運動的最基本的環節就是減租減息，只有貫徹減租減息，才能使我們的工作打下堅固的群衆基礎。

減租減息政策既是這樣重要，因此就必須用很大的力量來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在這裡束手束脚、畏首畏尾、不敢放手發動群衆，以及思想麻痺、疏忽怠慢，以爲問題不大不必用很大力量去做等項想法，都是開展運動貫徹政策的嚴重障礙。必須估計要貫徹減租減息，使農民從幾千年封建壓迫的鎖鍊和長期敵僞統治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乃是非常艱巨的工作。這在農民方面，是有着多種多樣的顧慮（變天思想，依靠地主的思想，情面關係，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等等）防礙他們勇敢地起來奮鬥。而在地主方面，又有着傳統的豐富的經驗，他們能够使用各種欺騙、威脅、拉攏的手法，來抵抗減租減息運動真正實行，來力圖在實際上保持舊的剝削關係。某些頑固地主，爲了逃避與破壞解放區的減租減息政策，他們跑到國民黨統治區的城市裡面，大叫解放區減租「過火」，甚至自稱「難民」，與國民黨內反動派一起百般誣衊解放區。對於頑固地主這種宣傳和活動，必須予以揭露和駁斥。要克服上面所說的困難，使減租減息普遍而深入地開展起來，首先必須克服不重視減租減息工作的偏向。例如有的地區把其他工作作爲中心，而對於減租減息注意很少；有的新解放區把工作停止在反奸清算的圈子內，而不轉入減租減息。有的老解放區輕視查減工作，認爲沒有問題。爲着克服這樣的偏向，必須確定除了少數已經開展減租減息運動而且繼續很好的地區之外，新解放區應該開展以普遍減租減息運動爲中心工作。老解放區在開展生產運動中，應繼續深入查減。

在目前減租主要清算過去超過減租法令的額外剝削，實行減租與訂立新約，並準備在麥收時依照新的租約交租。在減租運動中，必須打破頑固地主無理奪佃的現象，對於發生奪佃的事件，必須及時地加以適當處理，其次必須克服束手束脚的偏向。例如有的地區領導方面一開始就表示擔心運動惟恐過火，在運動起來之後多少有些偏向時，就對群衆之幹部積極份子潑冷水，使他們的積極性大受打擊，對運動的開展給與嚴重的阻礙。爲着克服這樣的偏向，必須在思想上使領導的主要任務，乃是啟發群衆的覺悟，和解除他們的顧慮，使他們自覺到他們已經獲得民主權利，並敢於以主人翁的氣概來參加運動，來揭發和反對頑固地主的抵抗企圖。而不在於防止「過火」。只有在運動已經廣大發展，過火偏向已經發生，方才應當着重糾正過火的偏向。並應知道群衆覺悟的是否提高，乃是能否真正貫徹減租減息政策的根本條件。因此有些幹部在減租減息運動中只注重物質數量上的收穫，而不注意群衆在鬪爭中是否獲得了政治上的自覺，這種偏向是不對的。有些幹部不顧群衆的覺悟，以命令主義的方式發動鬪爭，甚至鬪爭對象向富農中農算帳，犯過左的偏向。也有些幹部把放手誤爲放任自流，不注意從政策上對群衆的啟發領導，這些偏向都必須克服，才能使減租減息運動真正深入。

爲着普遍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幹部的組織是很必要的。因此我們建議各解放區可以組織關於減租減息的訓練班、座談會之類，以便研究政策、檢討經驗，推廣好的範例，糾正偏向缺點。各解放區的報紙雜誌應該對減租減息的宣傳、討論加以很好的注意，這樣用這種方法把幹部和積極份子的能力提高，才有可能使減租減息的運動普遍而深入地開展起來。

## 國參會七、八次會議上 政府報告內容空洞虛僞

### 暴露了國民黨統治黑暗重重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國參會第八次會議，於二十四日下午舉行。由谷正綱作社會部報告，內容除國民黨社會部會同陸軍總部救濟日僑一點確屬事實外，其餘所謂救濟國內失業勞工、遣送難民返鄉等等，明眼人一望而知全屬捏造。各法西斯參政員除對中國勞工協會予以攻擊外，對谷之報告照例毫無異議，故中央社說：「提出詢問案甚少」。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國參會二十四日上午舉行第七次會議。出席參政員續減至一四四人，由周詒崇、謝冠生分別作農林及司法行政報告。周詒崇之農林報告，照例開了一批空頭支票。如：全國棉產改進計劃、推進蠶絲事業計劃、發展漁業計劃、兵工造林十年計劃、復員官兵農場計劃等等。而對多少解除國民黨統治區農民目前的切身痛苦，如廢除苛捐雜稅等則隻字未提。謝冠生的司法行政報告中，雖提出僅江、浙、粵、鄂、滬五地法院，已受理漢奸案七千餘件，但如何處理漢奸，未見下文。周謝報告畢，各參政員提出質詢案八十五件。關於農林部門的，暴露了該部門的腐化情形。如：官僚資本壟斷沿海漁業，使漁民生活更加困難。「農林部士曾八員，濫用私人，含污失職，庇護無賴，及將接收物資轉賣黑市」，「農林部次長錢天鶴，排除異己，串通屬員張康沈，乘接辦上海農場之際，盜賣、掉換接收之優良乳牛千餘頭，計蝕達二十億元」，「農林部接收辦理甚糟，接收物資多被損失盜賣」情事等等」。屬於司法部門的，亦暴露了許多一黨專政下的司法界的黑暗情形。如：敵人投降已八月之久，但各地被捕漢奸，尚未判罪懲辦。按大漢奸陳公博、周佛海、陳璧君、齊燮元等，還受到特別優待。蒙奸德王，更被待爲上賓。僞組織頭子李守信、龐炳勛、孫殿英等，則被委以要職。華北國民黨更委任僞軍姜鵬飛等部、爲進攻東北人民武裝。山西閻錫山，正在結合僞軍進攻解放區人民。丁逆默村手下特務人員，已被警備司令部任用，北平大漢奸則被釋放。又如『福建頭號漢奸尹柳門，法院屢次「傳訊」，該犯抗不到案。』「山東大漢奸朱經古（新民會長）就逮後，竟由山東要人爲之緩頰」，「川省各法院歷年積壓案件夙至千件以上。有經年未得審理者，或被覊押一年半載，未經依法判決，」「各地監獄，不堪想像，地濕既無禦寒工具，復無醫約，多數犯人死亡等等。」周謝對上述質詢，只作含混答覆」。

### 海龍教育界業餘文工團 公演「歸來」劇

（本報訊）海龍縣教育界業餘文工團，於本月十一日演出二幕話劇「歸來」，及由同學演出「合流」歌詠等節目，慶祝臨參會。該劇係由教員們連夜突擊不顧疲勞自編自導的集體創作。敘寫在僞滿統治下，農民張大公被「苛捐雜稅」「糧食出荷」壓抑得家破人亡，長子被逼出走，輾轉到冀熱遼邊區參加八路軍，隨着東北解放，跟着八路軍回來，一家團圓的悲喜劇。演出時，觀衆有被感動得流淚的。經這次演出後，提高了該團團員工作熱忱和信心，今後將加强組織，擠出業餘時間，更好的爲人民服務。（阿農）

# 東豐縣城區反奸勝利後 群衆運動迅速開展

（東豐訊）東豐縣城區，自清算大漢奸吳端宇勝利及救濟貧苦群衆之後，群衆運動順利開展。北門街各排開了群衆座談會，經過積極份子的活動，五六天的工夫，各種群衆的組織，都初步的建立起來了，組織工人七十八名、農民二十五名、市民六十四名、婦女九十六名、兒童一百〇八名、各自治會共達三百七十一名。組織的系統，是每排成立小組，三個排或五個排成立分會，分會受街的自治會領導。群衆自從組織起來以後，紛紛提出要求，要向仗勢欺人的壞蛋徹底算賬，現在已提出要清算張洪生（僞滿時特務）和崔禮華（僞滿時警察），這兩個漢奸壞蛋，會敲詐人民無數錢財，還殘害了五六條人命。木工也要求增加工資，他們以往吃自己的，每天工資才六十圓，除了吃就不够穿，家裡生活無法維持。各個自治會組織起來以後，工作都積極緊張，工人自治會長劉振山爲繼續發展和鞏固工人自治會，有時連飯都不顧得吃，就是天怎樣冷，他也在外面跑，大家都欽佩地說：「老會長辦事保證能一碗水端平」。有的說：「五十多歲啦，老會長，整天價忙着辦事，可累壞了吧？」老會長很痛快地回答：「不累，爲咱們自己翻身辦事，就是累點也甘心！」新開門街的群衆組織，幾天來也很快的建立起來，現在各自治會發展的人數共有四百六十九人（工會七十二人、農會五十八人、市民會二百一十五人、婦女會一百二十四人）。南燒鍋的工人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工作制度和改善生活等四項要求，並號召所有工人聯合起來組織起來。新開門街工人自治會接到他們要求後便和南燒鍋財東商量，南燒鍋財東于國柱先生很開明，他說：『敵號絕對照辦』，經雙方商討議決：一、由本年二月一日起工頭每月工錢一千七百圓，工人每月工錢一千五百元，工錢每半月一支。二、除節日外每人每月吃四天大米（麵亦可），四斤肉，每天的大伙菜用油六斤。三、工作時間每天十小時爲限，工人如有病或有事請假五天內不扣減工資，每人每月休息兩天，如已請假兩天，即不得休息。四、如工人開會本號不禁止。工人增資勝利後都歡天喜地的，工人們說：『都是咱組織起來的好處，組織起來就有力量，不然，你幹活累死，誰還可憐你。』『財東答應了咱們的要求，咱們一定得好好幹活。』『共產黨來了，咱們才翻身了』。（荊學修、張錦鄉、）

# 梅河鄭粉房住戶 成立減租會

（梅河口訊）上月十六晚鄭粉房的住戶召開了會議，經討論後決定，成立減租會，並選出張錫鈞、蔣鳳操、馬酒珍、黃金永、鄭蘭軒五位先生爲減租會委員，並立即召開會議，在會議上大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最後一致同意：好房子不減，壞房子減二十元，原來房價一百二十元，上房原價不動，廂房減二十元，合一百元，分春秋兩季交租。減委會爲了加强組織和團結，遂規定了二條會規：第一、要相親相敬，有事大家幫助，不准退縮落後。第二、不准爲了個人利益，從中鑽空子，破壞團體。違者要受到大家的批評和處罰。第二天減租會委員們去和房東交涉，由於鄭蘭軒是減租會委員，又是房東（他還租人的地種），首先說：『我們既然是房東，不用說一定比住戶要强，況且僞滿時代，捐又多，稅又重，僱一個勞工就得數千元，勞工雜稅都沒有了，現在減點房租又算得什麼。』於是根據減租會的規定首先減租。其他房東也一致贊成。減租後大家保證，住房到期，一定交租，不能拖延。

# 撫順第二區 普遍展開清算鬪爭

（撫順第二區訊）自康樂屯群衆清算鬪爭勝利之後，其他各屯亦展開了群衆性的清算說理運動，現綜合報導如下：一、康樂屯共有居民一百十六戶，全村人口七百十五口，大地主楊濤爲當地村主，每年應出荷糧二十五噸，可是他依仗權勢，只出三噸，其餘十二噸就派給全村各戶爲他負擔，他總計在他六個月的屯長任期內，竟食污了六百七十斗糧食。自我二區民主政府成立後，三百多群衆即刻自動組織起來，群集楊之門前，叫他出來當面說理，但被他拒絕了。大家即商議加倍處罰他，令其拿出錢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圓，糧食六百十七斗。經過數次鬪爭，最後楊在人民面前不得不屈服了，如數繳出了食污錢糧。二、金花樓僞屯長葉景芳曾一度依仗敵勢，欺壓百姓，强佔他人土地，食污出荷糧，少出勞工。經過幾次鬪爭之後，他承認拿出少出之出荷糧十九石七斗，勞工補助金兩萬五千圓，私派之小管賬五百圓。三、馬金莊子村惡霸吳梅東曾强佔村民李海的土地十七畝，至今已歷二十年之久，但在此次清算運動中已由李之兒子李春青把這筆老賬算清了。

# 高橋屯的減租工作

安東縣一區高橋屯有九個牌，已經減租與退租的有五牌，共計三十六戶，已減粳子一石五升，苞米一千石四斗二升半，四七〇斤，大豆一斗，錢一千零七元五毛，這五個牌的減租工作中，我們覺得有這樣幾點經驗。

一、打破地（佃）戶怕拿地，怕加租。這裡的地租形式分包租（死租）與分租兩種，租額高低由地質好壞而定，但大致上都佔全收穫的二分之一，即地東（地主）僅出一塊土地，可以穫得地裡收穫全數的一半，地戶所得一半中如將糞、種子、牛工除下，只能獲得地裡的收穫全數的十分之三。年成澇旱時，還得按額繳租。所以很多地戶都說種地的如果遇到好年成還可以多分一些糧，年成壞了，種地便非賠錢不行。因此地戶們對「二五」減租都很樂意。但他們却有兩點顧慮：怕東家「拿地」「加租」。後來地戶討論的結果，東家如果因生活困難需要拿地，除不影響地戶生活，得到地戶同意外並須經過農會代表（小組長）與地戶代表的贊同。關於租額問題，根據原訂租二五減，地東不能任意增加。這樣確定後，地戶怕拿地怕加租的念頭便被打破。

二、帮助地戶轉變腦筋（即打通思想），如果想把減租徹底普遍發動起來，還應帮助地戶打通思想，我們是把以下幾個問題經過地戶討論才轉變了他們的腦筋。

（一）是東家養活地戶，還是地戶養活東家。在地戶討論時，有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是地戶養活東家，這是多數人的意見。他們說：『東家地沒有我們出力是不能長糧食的，地離不了我們力氣，也就是說地東少了我們出大力的窮人，是得不着什麼吃的。』第二種意見：地東養活地戶，他們的理由是有了氣力沒有地得不着吃的。這是一兩個人意見。第三種意見是魚幫水，水幫魚。他們的理由是有了力氣沒有地不行，有了地少了力氣也不行。後來經過大家熱烈爭論的結果，第二第三意見都被說服。因老于老陳提醒『東家地那兒來的？』老李說：『地是東家用錢買的！』『這樣才提醒了大家』『地是錢買的，錢是糧賣的，糧是地戶繳的租，地東的地就是這些吃不完的租糧買的，而地戶把地裡收穫的一半繳給東家後，年年穿不上，吃不上，又得向地東借糧借錢，長了利後，窮人的確更苦，所以地戶就這樣窮下去，這怎麼不是地戶養活地東。有了力氣，那都能掙飯吃。』大家都弄明白了，再沒有一個人說地東養活地戶。

（二）地戶要不要換脚？大家一致的意見，地戶要想換過來脚，只有先在減租上打主意想辦法。老于說得更清楚：「我們減了租後，都能多出兩三個月吃糧，兩年以過，饑荒還清，吃糧每年也可以够了，我們不就是換過脚來了嗎？』

（三）、減租算不算得罪東家！討論時大家發表了這些意見：老陳說：『減租是政府法令，我們照政府公事做，不是我們得罪他！』老毛接着說：『老陳，你這話講的不很對，有公事我們更好向東家減租，就是要我們自己出心減來說，是不是得罪東家，我說也不算得罪他，我們用苦換來的糧食養活了他幾輩子，他們吃好穿好，我們挨餓受凍，這是得罪我們。我們現在減他一些租，還不是應該的嗎？我說，不算得罪東家，我也不怕得罪他，不知你們是怎麼想的？』大家都說：『不算得罪東家，老毛說的對』。

（四）有始有終，租糧如何減到手？上幾個問題大家意見一致後，老王說：『我們要有始有終，不能說了就完，一定把糧食減到手才行！』總之地戶要齊心，互相幫助，用集體行動爭取勝利。

# 在農會領導下 孫家堡地戶減租勝利

（安東訊）安東二區區公所建立後，即召開村長聯席會，傳達二五減租。孫家堡村長爲了敷衍公事，並向地主『打溜鬚』，叫全村佃戶蓋手印，準備向區公所謊報全村都已減租。幸該區農會籌備會派幹部到村幫助進行減租，首集合一些佃戶座談：『地戶養活東家？還是東家養活地戶？』開始有的說：『靠着大樹有柴燒，咱還不是靠東家？』經過說明：『地戶有氣力，不論幹什麼都能生產吃飯，東家的地，要是沒有地戶給耕種，就什麼也收不着！』於是有些地戶就說：『對呀！東家的糧食還不是咱們的汗給掙下的！』接着區農會號召莊稼人要組織起來，要求東家執行政府的法令，實行減租，隨後成立了村農會籌備會，一月八日繼續集合地戶動員，九百四十多個地戶，齊集村長辦公處，首先請到地主文仁，商議減租，請東佃雙方反覆說理後，東家親自掌着算盤，把自己五個地戶應減得的租子算清，計共減精米九千二百七十五斤，另外還有兩千斤以兩圓半一斤折價五千元，此外有包米十一石二、七斗，青豆五石二斗，及地戶修堰用款等賬項，找回八百元，並當場訂了租佃合同。次日該村即按閭執行減租，莊戶人紛紛說：『莊稼人可有了出頭的日子了！』『農會就是莊稼人的團體！』『這地戶可有了主啦！』孫家堡減租消息，迅速傳到附近各村後，地戶們迫切希望得到區農會的指導減租，一個姓孫的地戶碰見區農會的同志說：『我早聽說要二五減租，沒敢把租全數繳完，怕退不回來，怎還不帮助咱莊上減啊？』另一村上的地戶說：『聽說靠近都動手減了，難道把咱丟了不問麼？』一個僱工也問道：『地戶減租了，僱活的也該有點章程吧。』現區農會鑑於這種情形，正準備加强村農會委員的教育，使他們推動附近各村能組織起來普遍進行減租。

# 帮助貧苦農民發展生產 海龍發放春耕貸款

（海龍訊）政府爲了帮助貧苦農民發展農業生產決定發放農貸，並組織春耕貸款分配委員會。已於本月二十五日下午召開第一次會議，到會者有王縣長、趙副縣長、工作隊李主任、東北銀行代表何同志、唐科長、關志超、王秘書長等六人，會議決定：凡屬有勞動力而貧寒的農民及軍工屬均可獲得春貸，用以購買農具耕牛等，貧苦的朝鮮農民亦可獲得同樣待遇。春貸的分配，每區貸款戶不能超過住戶的十分之一，農具貸給數爲二百元！五百元，耕牛貸給爲八百元！一千二百元（三、四家可合購耕牛一頭）。總數暫規定爲四百萬元（中國人三百五十萬元，朝鮮人五十萬元）不足時再向專署提議另行撥款。至於貸款方法，先由銀行調查清楚，交政府工作隊會同區長、農民自治會等審查確定後，再由銀行辦理手續借用之。

# 剿匪捷報

（山城鎮訊）本月十四日土口子附近，出現土匪十餘名，騎馬持鎗，攔路搶劫，被我自治軍警三連指導員率戰士十餘名將其擊潰，生俘匪首竇國一名。繳獲長鎗一支、手榴彈四枚、馬一匹，我方毫無損失。

（梅河訊）梅河季家村張殿閣家於十五日晚上十點鐘左右突遭胡匪搶劫，匪徒七人，六支短鎗，一支長鎗，進屋後，即將張捆起逼迫要錢，其子逃出，胡匪在後追趕，並連放三鎗，我工作人員咸明體同志正從此路經過，立即拔出手榴彈向胡匪打去，並高呼殺賊，附近民衆亦呼應吶喊，胡匪當即驚惶逃竄，張殿閣得咸同志英勇解救，甚爲感激。

# 一年來晉冀魯豫邊區 民主建設成績顯著

（新華社晉冀魯豫廿六日電）楊秀峯主席昨在邊區參議會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他指出過去一年是緊張艱苦的一年，自日寇投降後，國民黨當局不許八路軍、新四軍受降，敵偽到處騷擾，國民黨復大軍北進，我一方面組織解除敵偽武裝（五個月中解放縣城九十一座），一面對進攻之國民黨軍再三忍讓，最後迫不得已而自衛。上黨、平漢兩大保衛戰之勝利，打退了國民黨反動派進攻的氣燄。高樹勳將軍高擧義旗，退出內戰，也給了和平民主事業以很大推動。而八月以後，我收復縣城中，爲國民黨侵奪者有十九座之多。停戰令後，我嚴格遵守對恢復交通的協議，並積極執行，但國民黨軍隊則仍以種種方式，撕毁條約，製造衝突，結合敵偽向我進攻。繼謂：一年來群衆工作方面，無論新老區均以空前的規模展開了查租減租與增資運動，深入到所謂「三不管」地帶，普遍到最軟弱老實的農民。楊主席認爲一年來工作勝利的原因有三：一是邊區人民子弟兵——八路軍和決死隊，對國家民族的忠誠，爲人民服務的優良品質。二是發動群衆，貫澈減租增資，改善廣大群衆的生活。三是全年來的生產運動，爲軍需民食提供了保證。而三者又以發動群衆減租增資爲中心環節。關於邊區人民生活上昇，工業經濟發展情形，楊主席說：去年平順縣一年上昇二九六四戶，武鄉上昇二八二九戶，不少莊村消滅了赤貧。太行平順遼縣兩縣，去年增產糧食十一萬石，植棉廿六萬餘畝。太行太岳擴大耕地面積十一萬二千餘畝，植棉四萬一千餘畝。同時還以大力恢復新收復區之各種工業，僅峯峯、焦作、六河溝三處煤礦的無利貸款，即達五千萬元（合法幣二萬萬元）。其他如晉城、陽城之鐵業，邢台之皮貨，磁縣、彰武之磁業，濟寧之汽車修理廠等，均逐漸恢復戰前之水平。最後楊主席再次指出全年中心任務是繼續發動群衆，貫澈減租減息，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與公私生產運動。在此基礎上，普遍全區縣政權，成立縣參議會，民選縣長，減輕人民負担（已決定全區減少廿九萬萬元），救濟災難民（已發放五萬餘石），加强文化教育，辦理善後復員等。

## 匈總理小農黨首領 願與左翼政黨合作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綜合塔斯社布達佩斯訊：匈三左翼政黨（按係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國家農民黨），聯合匈人民保衛民主，清洗反動份子的運動，已得到初步成果。匈總理小農黨首領那其（按：前爲梯爾第，是否已易此人尚未收到電訊），已向三黨及職工理事會之代表轉交他們所提要求之覆文。覆文表示小農黨同意，並將協同各黨實施民族獨立陣綫之要求。將鐵礬土礦、油田與電力廠等主要企業收歸國有。國家管制銀行。縮減行政機構。並清洗其中一切反動份子，以爲保護土地改革等。覆文承認小農黨願糾正在幾個案件中與破壞土地改革法之錯誤，並重申保障貧農所得土地。覆文並請國會成立委員會，立即糾查一切計窩劣事件。並民向政府報告，以便立即採取措施。覆文並宣佈小農黨已將丹尼斯等十九個國民議會代表（按後來又開除十一名）逐出黨外。三民主政黨與職工理事會於十五日發表聲明稱：他們滿意小農黨領袖從黨內排除右翼份子之措施，歡迎民主政權基礎之鞏固。並表示願與小農黨內之多數民主份子聯合起來保衛民主。匈總理那其並向小農黨之議員發表演說，除答覆三項要求外，並號召各會主政黨必須在誠懇、團結、民主，與反動勢力作不妥協之鬥爭之基礎上合作。並主張與蘇聯保持親密關係。那其在接見記者時稱：「各黨間已達協議，國內政治危機已經克服。」並指出：右翼議員被他們各該政黨開除後，他們將作爲無黨派人士留在議會內。

又訊：匈國民議會已通過會遭反動派激烈反對之匈牙利國防案，此爲匈民主力量的又一勝利。

## 對揭毁新華日報等事件 中共提出第三次抗議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美聯社重慶二十五日訊：中共代表對二月二十二日搗毀市內新華日報營業部及新華書店事件，向政府提出第三次抗議。並再提起懲兇與賠償損失的要求。

## 漢奸民賊的新把戲

吉林通訊

在二月六日的吉林「人民日報」上，公佈了一張賬單，揭發吉林省治安維持會貪污事實，編者在引言上說：「近來各方面，紛紛向本報投稿，激憤要求維持會公佈賬目，吐出贓物，以充公款，免向民衆攤派勒索。」這裏僅僅根據一天的報上的「摘錄」，讀者也可看出少數發「光復財」的人們，盜賣工廠「破壞生產」、「危害國家」的「劣踪」，是如何的「胆大妄爲」！

本來過去敵偽經營的工廠，解放後理應由民主政府派人接收、保管，並發動工人，予以協助，積極恢復生產。可是事實完全不然，吉林省治安維持會的先生們，爲了飽其私慾，竟不惜勾結敵偽殘餘，盜賣工廠，毁壞機器。偽滿時代，吉林有個「人造石油會社」，吉林解放後，治安維持會的先生們，不但不替國家工業建設着想，反而委派了漢奸李漢英作石油會社的主任，又連派了四個副主任。李漢英在偽滿時代是入了日本籍的漢奸，這次被維持會格外垂青，連升三級。這裏面自有文章。根據該廠工友們的告發，已被工友查出的貪污事件有：用大車盜賣鐵木器材及四百噸的煤價（每噸三百元共十二萬元），又扣每個工人六十元燒煤費，往往夜裏有六七輛至二三十輛馬車從工廠向外拉鐵木材料，[illegible]出賣，數目無法統計。只一月廿九日一天，就用馬車廿一輛載鐵木材料，向各商號强制出售，每車七千元，口頭上說是暫作借款抵押，實際上乃是强迫商家出錢。

此類破壞工廠盜賣機械的事情，還有很多。興業製材與無限製材的兩廠機械，價值不下數千萬元。一月二十八日治安維持會主任傅文卿、副主任劉藹然二人，與李瑞臣（李甲生之化名）通同作弊，將全部機械竟私下賣給李瑞臣，只作價一萬四千元，算是拍賣價值，而實際是「維持」到他們私人腰包裡去了，結果他們發了「光復財」，兩廠工人卻完全陷於飢寒交迫的悽慘境地。

吉林酒精工廠蒸汽鍋爐一部，大小電燈機十數台，旋盤機、鑽眼床及其他機械器材甚多，估價最少在百萬元以上。維持會又使用詭技，從中私飽，由他們自己的人表面上拍賣，私下裡購買，結果只出了二十五萬元的代價，就獲得了全部物資，轉眼之間，從左手到右手，七八十萬元的國家財富，化爲烏有！商之梅酒廠所有酒類、酒精、造酒機、清酒機等項機器、器材、商品，完全被盜賣一空，現該場工人衣食無着，其狀甚慘！

吉林是著名的木材產地，「八一五」前，在大長屯子敵人存放元木材料甚多。每根可賣一千元至數千元，維持會裡的人竟以每根一百二十元的賤價「買」了去，平均每根只給了八十元。事實上，元木每米重一千餘斤，即按木材市價每斤三角錢計算，每米至少可賣三百元，若按元木建築材料市價計算，則每根即可賺到一二千元。

對於日常用品如棉布、紙煙等物，維持會的先生們，更是你搶我奪，人人大檢其「洋落」。如許鳴書、傅文卿，通同作弊，吞沒棉布一千多匹，麻袋無數，棉布每匹只出代價三四百元，麻袋每條八角，而市價每尺布二三十元，每匹布可賣二三千元，麻袋每條市價十五元，每條就吞下十四元兩角。他們對外說是維持會沒有錢向他們推銷的，實際上，至少二三百萬圓的棉布「推銷」到他們懷裏去了。麻袋價值，總數更是驚人。三泰棧存有大批煙捲，尚未「配給」出去，維持會胡大民假借沒收名義，將煙捲拍賣，但當時又立刻賣給三泰棧，一步未動就賺了十三萬元。

這些「發光復財」的人們，發財甚至發到蘇聯紅軍的頭上去了。去年蘇軍初到吉林不久的時候，物價尚不太高，維持會就想在紅軍身上發一筆財。他們代紅軍買了很多牛肉和洋柿子，當時牛肉市價每斤十三元至十五元，維持會竟報賬一斤二十二元，洋柿子每斤市價二元五角至三元，維持會報賬是一斤八元，在這項買賣上，竟賺到十萬元！

數堂堂「黨國要員」們，和這些火打刼大發横財的人，竟有着血肉聯系。去年十月，國民黨黨務委員張[illegible]華，曾來吉林一次，維持會一次送就是二十萬元，但掉過頭來却說是供給軍政餉項」，又要人民攤派！

「發光復財」的秘密，這只是一[illegible]小小的眼罩。至於買賣黄金，操縱[illegible]價，變國産爲私有，美其名曰「沒收」，假「接收」之名，實中飽之實，這種漫天貪汚大案，則又非「大員」不行了。

## 國民黨接收後的廣州 饑民討乞日俘殘飯

（新華社華中二十六日電）據南京大剛報載：廣州近因物價暴漲，市民失業及饑饉者，日有男女飢民群集日俘居處門前，候乞冷飯殘肴充飢。盟邦曾運來大批救濟衣服及三千噸麵粉，不料衣服竟告「失竊」，而麵粉則由當局三五零售店負責零售，市民列隊終日等候。

## 杜魯門宣稱 美國需要和平

（新華社延安廿五日電）路透社華府訊：杜魯門總統廿三日晚在華府民主黨宴會上演講稱：「我們將來之福利，繫於即將到來之和平協定。爲了美國和我們的子孫，爲了全人類，讓我們重新貢獻自己於高尚的和平事業。」杜氏指出：「我們美國人今日所享受的和平與安全，我們付過極大的代價得來的。這種代價，許久以前我們英勇的盟國，便首先償付，他們會首當侵略之衝。」杜氏繼即斥責了美國孤立主義，在戰時戰後的反政府行爲，稱之爲「政敵」，「眼光短鈍之流」。杜氏最後指出：「美國人必須領導進入更好的世界秩序。我們願與一切國家獲得更密切的友誼。我們將加强聯合國基礎，不管反對者的阻撓與困難如何艱巨，我們將要達到我們的目的；繁榮與和平的新世界。」

又訊：杜魯門正式宣佈太平洋區原子彈試驗延至七月舉行。（按原定五月十五日舉行）。

## 安全理事會開幕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美新聞處紐約訊：安全理事會十一國理事於昨日開會。美國務卿貝納斯及紐約市長亦均列席，中國代表郭泰祺擔任主席。法國代表爲駐美大使龐納、美國代表爲駐聯合國組織首席代表斯退丁紐斯、英國代表爲外次賈德干、蘇聯代表爲駐美大使葛羅米柯。貝納斯於宣讀杜魯門賀電後發表演說，其次爲紐約市長演說。

## 美新駐蘇大使 史密斯啓程赴莫斯科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美新聞處華盛頓訊：史密斯中將二十二日在國務院宣誓就任駐蘇大使職，彼定於二十四日啓程前往莫斯科。昨日史氏告記者稱：彼將努力促進兩國獲致誠摯的諒解與合作，他並聲明彼之工作，係使俄人瞭解美國，將盡一切力量保證聯合國組織必獲成功。

又訊：杜魯門總統二十四日宣佈，美駐英大使魏南已辭職，遺缺由前駐蘇大使哈立曼繼任。

## 上海紡織工人 繼續堅持罷工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莫斯科廣播：上海紡織工廠工人罷工運動，仍繼續中。共有四百五十家紡織廠參加此次罷工。

## 重慶大渡口鐵工罷工 橫遭當局機槍掃射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合衆社渝二十四日訊：新華日報報導：重慶大渡口鐵廠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被當局用機關鎗射擊，死四人，重傷八人，五百餘人被監禁。工人自行罷工，廠內已宣佈戒嚴。該報稱：工人工資僅爲七百五十到三百五十元，而美國人每月薪水增加百分之百，廠方對此加以掩蓋。

# 人民的審判

陳學昭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從八九點鐘起，在黃街的玻璃窗口，就看得見男男女女往這南走去。當我走到那個廣大的場子上時，整個場子裡已經挨挨擠擠的站滿了人，會台上，場子角落裡的石磨上也都立滿了人，有男女學生，有武裝隊伍，更多的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老百姓，約有六七百人罷。他們的視線都朝一個方向望着，朝那掛有『復仇清算大會』橫聯的台上望着。

今天，海龍人民控訴、審判一個日本走狗、漢奸、特務，過去會是僞『協和會』的『委員』，糧市區區長，萬字會的『院監』：除了這許多『顯赫』的頭銜以外，他還有一個更『顯赫』的綽號，由於他依靠敵人起家：無數的市房，數千石的穀子，加上敵人扶植的勢力，『海龍王』──王文超，在這一帶是無人不曉的。

會場的空氣是緊張而嚴肅。天空開始飄下一大朶一大朶的雪，但人們的心被一件不平常的事所激動，所興奮，完全沒有理會那落下來的密集的雪花。本來，在東北，在海龍，這個時季下雪，也實在是一件太平常的事。

主席宣佈開會以後，便有兩個帶鎗的人擁着一個人上台來，廣場上的人群起了一下擾動。『幹什麼給他上台去，那小子，把他拖下來，還給他坐椅子！』有人咕嚕着，可是，主席一定沒有聽到。

『誰？那漢奸在那裡？』我立着旁邊一位鬚髮皆白的老頭子問。

『就是那個鴉片煙鬼，面孔又瘦又蒼白的。』老人用手向台的左角指了一下。

在台的左角，一個高個子瘦長的男人，穿着一套黑布棉衣褲，戴着一頂皮帽，依靠着一隻長櫈子，面孔斜向着台幕，好像恨不得縮到台幕裡，隱藏起來的。但是從我立的地方，還能夠看得到那隻走狗、漢奸、特務的面孔，方方的。對敵人如此諂媚，服從，對同胞如此冷酷無情的面孔。

海龍縣縣長首先報告接受這件案子的經過：『民主政府收到老百姓對王文超的控訴狀有這麼厚一疊（他用手擾開，比了一比），我們把他扣押起來，現在，鄉親們，你們控訴罷，把你們多少年來受這個走狗、漢奸、特務的苦都傾出來罷；不要再害怕他了，民主政府會給你們作主！』（大意是這樣）

掌聲、口號聲和控訴的喊聲混成一片。當縣長的話還沒有說完，台前已經擁擠了要上台去控訴的人。

控訴開始了。一個七十五歲的老婆婆，牙齒都已落光，她向王文超要兒子，兒子被王強抓勞工抓去，至今一去不返……

一個老漢控訴被王強佔土地，另一個控訴被王強買房屋。

小學教員楊雲龍，王文超的大配給店東興成掌櫃的兒子，他父親不忍心剋扣老百姓的配給品，被王文超趕出來。替王做了一輩子掌櫃，沒有得到一點報酬。照東北，照當地的規矩，在商店裡做掌櫃是可分到一定的紅利的。楊掌櫃一回家就因氣得病死了。『孩子！將來解放的時候要給我復仇呀！』楊雲龍說到這裡，哭泣代替了話聲。

台下人叢中，有人悄悄的用手巾擦着眼角，有人醒着鼻涕，大家想起過去的悲慘年月，好像幾千斤石頭壓在肩上挺不起身來的年月，受敵人漢奸殘踏的年月，不由的眼淚滾下來了。

『太壞了，這顆小子！』在我旁邊的老人，一邊擦着眼睛，嘴唇顫抖着說。

『看起來他還年輕呢，誰想到他已經做了這麼多惡事！』我說。

『哼！你別看他年輕，還小做惡事的辦法可多呢！』旁邊一個中年婦人對我說。

『他今年二十七歲，已經做了十年的走狗、漢奸！』一個商人模樣的男子說。確實，這壞蛋所做的罪惡，如果一件一件的記錄下來，起碼可以成爲一本有二、三十頁的小冊子。

十三歲時，王文超和一個姓張的女子結了婚，可是不久他爲了『高攀』與張離婚，重與僞縣長王永恩的女兒結婚。在一九三五年，他就認識了治安隊的日籍敎官伊東，以後，他和海龍縣的日本特務股長．醫務主任，經濟股長，沒有一個不是取得密切聯系的。日本特務要他在萬字會裡探聽有沒有『家裡』的活動，懷疑『家裡』和抗日聯軍的楊靖宇有關係。又對他說：『你作買賣，多造幾個大資本家，這好統制經濟。』於是，王文超就在敵人的扶植下成爲大資本家了。這是用敵人的統治，同胞的生命，血和肉所造成的大資本家。

控訴繼續着。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後，王文超的恩人，特務股長兼經濟股長日人廣田，把手鎗送給王文超，可是王把手鎗回給廣田：『給你自衛罷。』王說。他、又賠給廣田二百元兩套衣服，把廣田夫婦化裝了，用汽車送出海龍。分別的時候，還和廣田抱頭大哭。當時王是維持會的委員。

『忘本的傢伙．對日人這麼好！把手鎗送回給他，來打死我們中國人麼？』人叢中投出咒罵的聲音。

『什麼維持會？』我好奇地探問。

『就是那些國民黨反動派鬧的！』一個老婆婆帶着憤慨的口吻回答我。『八月十五日那天中午，從無線電中聽到說二小時後，國民黨來接收海龍，到了下午二點鐘，老百姓到街上一看，那些從前的漢奸、特務、警察，都掛了國民黨員的袖章，大搖大擺的走在路上，他們都變成國民黨員了！我們都關起門來，躲到家裡。你是關裡來的罷，你不知道這些。王文超就在那個時候做維持會的委員。』

商人模樣的人對我作補充：『有的漢奸聽說化二十萬僞幣買一張國民黨黨證、也有還要買個老資格、更多化上幾萬，寫上一九四三年、四四年入黨』。

『有寃報寃，有仇報仇！』喊聲穿過寒冷的天空，像一股熱流的冲激着我。我見過魯佛爾博物院中世界有名的彫刻『最後的審判』：今天，我看見了眞實的最後的審判，人民的審判。

眞理和正義出現了，復仇之神在微笑。

『海龍王』打躬作揖，向大家認罪。最後判決他的財產一部份沒收歸公；一部份退回給他從前所強佔別人的；一部份留給他養家。三年徒刑，五年褫奪公權。財產由清算委員會處理。

『多麼好的政府，還留一部份財產給他養家呢！想得多周到！』

『將來壞人都要變好，好人要更好』。人們在談論着。

# 「海龍王」的受審

麥波

『公堂』設在一個中學校的操場上。

用蓆搭的棚台子，上面懸掛着兩幅寬大的標語，寫着：『有寃報寃，有仇報仇』『嚴懲漢奸特務』。白色的大字，映照着兩面嚴肅的國旗。台子前面擠滿了人。男的、女的，老老少少、有農民、工人和商人，兩旁站着兩隊整齊的男女學生。這都是海龍縣糧市區的市民。他們穿着極不整齊的衣服，擁擠着，不顧風雪的侵襲，都伸着脖子望着台上坐在最前面的那個垂頭喪氣的人。有的說：就是那個小子……『海龍王』，那個把日本人當親爹的大烟鬼子！』

六千多隻眼睛都注視着這個人所痛恨的人。他們忘記了寒冷。雖然消瘦的臉上，都堆滿了期待的笑容，似乎十四年來只有今天大家才感到溫暖似的。

主席宣佈了今天開會的意義，是公審漢奸王文超，台下立刻呼喊起來，他們舉着手，搖着紅綠紙糊的旗子，表示了他們的歡欣和義憤。

都隊停止了歌唱，控訴開始了……

有仇有寃的人們都爭先恐後的登台講話了。小學教師楊雲龍在台上講到他父親多年被王文超僱用當店夥，最後沒有按照王的意見尅扣『配給品』，而按原數發給了群衆，王即借故把他父親辭退了，應得的薪金不但不給，反而協同他底岳父僞縣長逼楊納六百元的『飛機獻金』。這太欺負人了。楊父即從此一病而死。當楊教師講到他父臨死時，囑咐他說：待祖國解放後，你要出頭給我報仇啊！』的時候，台下許多人都流出淚來了，馬上轟起了一個聲音：『叫王文超償命啊！……』一個老人在台下說『這太壞了！』

接着有七十二歲的老人劉紹文登台控訴，他說：他給王家管家已有幾十年，後來被辭退了，王家的事他都知底細。日本投降以後，王怕他洩露他的罪惡，就派一個人夜間去暗殺他，被他全家用刀棍趕出去，那人臨走時還威嚇說：你活了不見人，死了不見鬼…老人在台上顫抖着，他指着他自己銀白色的鬍子說：我這麼大的年紀，在咱們自治軍來到以前，我就整天價東藏西躲，不敢在家……這時候他說不成話了……擴音機傳播他老人的哽咽的哭聲，立刻整個會場籠罩了一層悲慘恐怖的暗雲，好像十四年所忍受的一樣。

「我們要向王文超報仇啊！」司儀員恰逢其時的喊了一句，人們立刻要求王文超當場認罪。

王文超移到桌子前面。他抖索着嚇得已直不起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大家不停的彎腰點頭。蒼白的面色掩蓋不住他的屈恥『我……我罪該萬死的……鄉親們我對不住你們……我請求饒我一條活命！……』他跪下了，身子隨着癱軟下去，……。

台下喧嘩起來，『這小子軟了！這是漢奸的末路』，『他會把「滿洲國」看成是鐵打的。這可不再抖勁了！……咱們不再受他的氣了！』

搖擺旗子的、鼓掌的、高喊口號的、嘲弄的、笑的……各種聲音都表現着，是解放了的人民的興奮。

縣長登台了，喧嘩立刻靜下來。他對人們反奸的義憤表示了鼓勵。他說、王文超按他的罪惡是該死的，不過看他還年輕，他向大家認了罪，家中還有老少，政府對他採取寬大，判他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五年。他的財產是依仗敵人發起來的，應該沒收，一部份來救濟貧困，一部份償還清算，一部份作民主建設的經費，……這些都交清算委員會去處理。他徵求大家的意見，並說有寃有仇的都可向政府去申訴，政府一定給人民作主的。

縣長講完了，台下立刻起了歡呼：『肅清漢奸特務！擁護給人民伸寃報仇的民主政府！東北人民組織起來建設民主的新東北！』這聲音響徹雲際，久久地不息。這是十四年來，不，是六十年海龍建縣以來，所從沒有聽到過的。

×　×　×　×

凡是原抗日聯軍──東北人民自衛軍，東北人民自治軍，和八路軍所到的地方，都在傳播着這同樣的歡呼。

一切法西斯的走狗們將和王文超一樣，一個一個地受到人民的審判！

# 他們站起來了

沈尹

海龍縣政府不斷接到人民控訴王文超的訴狀，爲了幫助人民伸寃報仇，就將王文超逮捕起來。這時王的小爪牙就出來活動營救他，叫王的地戶、房戶、債戶來保他，分別允許免他們的房租或債錢，王的母親還以威脅的口氣對大家說：『大家夥把王文超保出來就大家好，要不然，他自己出來了，大家的日子就都不好過』。

而且王的爪牙還到處散播謠言說：『八路軍待不長，王文超有錢有勢，一下子難得低頭，大家夥說話可要特別小心，還是留點後步好』。

所以當糧市村自治會的工作同志初到各家問起王文超，有些膽小的人就不敢講話，推說：『滿洲國的時候，一家只問一家事。』

但當自治會的同志向大家解釋了民主政府會替大家作主以後，大家才議論上了：『民主，要老百姓說話，老百姓說的話能頂事嗎？』『有仇，早晚總得報，這個時候誰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以後再報也不晚。』『可不是嗎？咱們要是承認了，不替咱們攬事，可怎麼好啊！』

顯然的，這一部分群衆還有些懷疑．他們還怕今天得罪了壞人，明天壞蛋再壓到他們頭上，可是經過工作同志一再解釋着他們所提出的疑問之後，漸漸的，這一部人認識了這個問題，也就有人想發表意見了，可是還不敢站起來當着衆人講，只是遞條子。有一次會議上，他們一共遞了三十多張告王文超的條子。

五十多歲的窮漢馬德山，他本來不合勞工資格，強抓去了，因爲年老有病，驗不上，回來後，又強抓到二十方地修飛機場，每日所得工資，一文不給，他自己被抓不算，兒子又被抓到奉天，去當國兵。老馬當時穿了一身破衣，來參加開會，看見別人遞紙條，自己又不識字，抖索了半天，只說出了「抓勞工」三個字。看見這情況，自治會的同志就讓馬德山把他的事情大胆的講清楚，接着又把民主政府在本溪湖、撫順替人民做主向敵人狗腿子算賬的故事，講給大家聽，於是在這個會議後，大家就秉着不散，三個、五個合計上了．有的說：我還以爲像以前一樣，打官司要給錢，這樣看來，倒是眞心帮老百姓的忙了』六十多歲的老戴一搖頭感嘆的說：『從古以來，多少皇上、政府，有誰眞心憐惜過我們老百姓的，現在可有個八路軍。』於是大家可更進一步的合計，有的兩個三個，約好日子到自治會訴寃訴苦，有的合計如何寫狀子：他們開始有了膽量來訴苦說話了。

從此以後，無論是晴天還是下雪，白天或是黑夜，自治會的小屋子裡，總是有男女老幼，長袍短褂的．陸續來找工作同志遞狀子、訴寃，有的還要自治會同志拿起筆來替他算一算勞工賬。有一次劉閭長走進馬德山家的時候，破屋子裡擠滿了人，正在合計王文超的事情，閭長進來，大家都圍住他說：『那個時候，什麼事情閭長都知道，今天咱們先清算閭長吧！』後來有一些上層人也到自治會找同志談談心裡話。王文超的親表兄弟曹岐山，他對於王的罪行知道得最多，却始終不願告發，這次，也準備在大會上講講王文超的壞事。至于報仇伸寃的人，隨着一次次會議的增加而增加得無法計算了，他們散在糧市村的每個角落。到後來，別的村也在議論王文超的事情，直到最後群衆要求開一個控訴與鬭爭王文超的大會。他們認識了自已的政府，他們站起來了。